

清議報全編  
沈君

# 清議報全編

（民國十一年出版）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 清議報全編

新民主社輯

第十七卷至第十九卷 第五集：外論彙譯（論中國、論外國）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第五集外論彙譯

論中國上

論中國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清議報全編第五集目錄

卷十七 外論彙譯一論中國上

支那改革案

日謀福建

保全支那論

與中國志士書

興清論

擬立瓜分中國和平會

論中國政變前後狀態

歐洲列強對清政策

論意索三門灣兩誌

兩論意索三門灣

論中國急宜改革

日本政黨領袖論對清策

東京朝日報

日本報

東亞同文會

東亞時論

日本西報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 太晤士報

日本 太晤士報

日本各報論對清策

論訓政政府之急於兵備

述武昌金陵各機器局情形

論布版權制度於支那

論對清策宜慎

秦皇島之將來

讀韓氏原道

一洗儒毒

覬覦福建

論清國實情

詳論秦皇島形勢

論各國宜扶助清國

對清政策

論瓜分中國

二

東京朝日報

日本西報

東洋經濟新報

時事新報

朝日報

日本 井上哲次郎

時事新報

大阪每日報

東邦協會報

日本某報

讀賣新報

商業世界報

英人 楊噶哈士邦

論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

論支那之運命

論保全中國之策

歐洲列國對中國用柔緩侵略論

擬設考察支那會議

英人對清意見

清國與世界之安危

論保全中國

中國問題

中國人種侵畧世界

諭旨濫發

修設亞細亞鐵道論

交鄰善道

論英日美當助中國維新

英國協商會會議一斑

東亞時論

尾崎行雄

太陽報

日本福本誠

添田壽一

東亞時論

英人

日本  
竹越與三郎

日本報

英人

日本報

台報

日本某報

列國對中國之政策

中國之運命與革新之氣運

論德國在中國之勢力

俄人經營滿洲述

論中國局面變遷

北清事變後處分議

論中國不可瓜分

卷十八 外論彙譯二論中國下

前後二世紀之中日二國

白頁論

論經營閩浙

東洋之危機

南支那與北支那

詳論漢事

俄人處分支那議

四

東亞時論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 志賀重昂

紐約西報

大隈重信

日本報

志賀重昂

日本報

字林西報

日本某報



論處分支那

日本某報

論中國事變及國際法

日本 中村進午

論義利團事與俄國始終之意見

外交時報

評論中國結局

日本報

論清國財政改革之急務

日本 松岡忠美

文明國人之野蠻行爲

日本報

張之洞論

論侵畧中國之無謀

列國之態度

列飛伯流

清國處分如何

尾崎行雄

清國興衰之關鍵

譯 東報

論支那保全及滿洲處置

日本肥塚龍

論列國宜妥商保護滿洲

日本公爵 近衛篤磨

論賠款過大

日本報

論支那政府向背於東亞大勢有干繫

日本 山根立菴

論支那局事

日本 大隈重信

致薛錦琴書

六

論法國侵畧支那之兩途

外交時論

滿洲問題

論中國亟宜改革滿漢官制

中日興亡之一關鍵

論中國宜改良以圖進步

共同論

中國國民教育論

論中國之現在及將來

中國守舊派親俄之主義

記李鴻章

支那滅亡論

清國兩江學政方案私議

日本子爵 長岡護美

東洋報

朝日新報

上海字林報

尾崎行雄

辻武雄

論日本陸軍

日本西報

論美據非島之非

日本西報

法民自苦爲兵

日本太晤士報

論列強搆兵之禍

日本西報

論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日本商業世界報

四國近政

商業世界報

論萬國平和會議

英杜之主權問題

南非英蘭兩種人之戰爭力

南非概論

論英杜戰爭

英國之陸軍

英國之危機

上下  
二篇

論俄日之將來

海上戰爭時之關係

麥堅尼之膨脹論

維新之精神

英國及印度間之航路

俄國朝鮮之關係

德國之將來

論日本之國友

大隈伯之東邦新策

提議殖民政策

俄國蠶食亞洲及其將來

論美國近政之變遷

俄國侵畧鐵道論

英杜戰後之形勢

英俄角逐論

英論排日

英俄和協

八

日本 福本誠

外交時報

日本報

英人克樂詩

日本報

英人克樂詩

日本 有賀長雄

日本報

論列國借保全而行分割

歐洲列強與人道

西洋人與人道

法國進逼南清政畧

俄報諷日

德國近情

東洋貿易論

歐洲外交之變局

英國近來之財政

拒俄占滿洲論

論俄國巧於對外政策

論英德不兩立

朝鮮問題

論俄人外交技倆

論俄人暫將滿洲事放鬆

日本報

日本報

日本火嶺生

日本 添田壽一

東京朝日新聞

東洋報

英國兩禮拜報

外交時報

益報西報

益報西報

論美國欲開通中國門戶

益新西報

論日本今日之地位

十

卷二十 外論彙譯四通論

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

臺灣日日新聞

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

英國慕阿庫斯

論外交前途

每日報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

太陽報

大政策與小術數

東京日日新聞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

日本 佐藤馬之丞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

太陽報

男女交際論

日本 福澤諭吉

論戰法之變

日本 中西牛郎

告海內女子

時事新報

奢侈論

太陽報

人羣進化論

論文明之戰爭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

論女權漸盛

論種界之競爭

世界前途

論將來列國勢力消長

十九世紀思想變遷論

黃種之存亡

文明促進論

兩世紀之大觀

十九世紀海軍之進步

十九世紀陸軍之進步

論內閣制及政黨

外交時報

日本 有賀長雄

日本 石川半山

日本 石川半山

日本 國力報

日本 加藤弘之

日本 船津輪助

日本 日本報

日本 日本某報

日本 本村浩吉

日本 井上圓了

日本 太陽報

# 清議報全編卷十七

五集上之上

外論彙譯一

論中國上

支那改革案

東京朝日報

支那之弱。其故不一。軍政之不整。與八股之錮才。此其病根也。八股之害。自陳龍川及至康南海。其論之痛切且精。光緒帝銳意於維新之業。因而廢之。可惜功敗于垂成。由此觀之。則欲正其學術。比改革其軍制。不便難乎。

英國水師提督白疊斯福氏。曾遊清國。在支那協會詳論曰。竊窺英俄之狀。及我英對清之策。頗足動吾輩之一聽。其論支那兵政曰。誰謂支那人不可用。若訓練得宜。則決足以保衛其國。而輯肅內外也。然則吾輩宜令支那政府。憑我國以訓練其兵云云。夫白君一武人耳。其策多由軍政上起見。固不待論。然國勢日蹙。則練兵一事。實爲急務。夫兵者國家之重器。膺懲不逞。無以顯揚文德。而伸國威於內外。我日本維新。即以更革兵制爲急務也。宜哉。蓋支那人自稱中華。標榜自高。藐視外邦爲夷狄。然深揆其情。則每受制於外邦。甘受願使。不爲大耻焉。如北京政府。起自滿人爲支那一統之業也。嚮所謂中華之民。二百餘年。悉爲



奴僕。自亦忘形。可以觀其一斑矣。如德之占膠州。俄之據旅連。其事亦可類推。若訓練其民。引為爪牙。而經營其土地。則其前途不亦危殆乎。德也。法也。英也。彼既操此術於亞非利加矣。殷鑑不遠。為支那者。宜先制機變於未發。以講求自衛之策可也。

然策之若何。曰宜揮斥諸國之干預。求日與英以練其兵。使英當海軍。日當陸軍。日豈無一戈登乎哉。而英亦必有蘭克其人也。若支那誤認日英有俄德吞噬之心。因循不斷。失此好機。他日者。丁壯則供白人之厨夫。少婦則屬白人之妾婢。灼如觀火。可計日而待也。大勢至此。然後掩面痛哭。則何益焉。滿乎。漢乎。吾所不問。吾輩所惜在支那之淪亡。有識之士。所當未雨綢繆也。

日謀福建

日本報

夫自譽其人種之優。智力之長。盜竊文明之美號。而陰縱其虎欲狼貪。詭譎縱橫。以處心積慮。謀墟人國。奴隸他族者。豈非西歐民賊之用心乎。自第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間。泰西各國冒險者流。專肆暴力。蠶食非洲。於是懼羣犬爭骨。啓禍於貪。乃創為勢力分界之說。各劃鴻溝。恣其噬嗑。積人積世。以迄今日。阿非大陸。竟盡葬諸西虎之腹中。則以為勢力分界之說。復無所施。將歸漸滅矣。夫豈料支那積弱。列國利之。視為砧上肉。日謀宰割。往所施於非洲之術。遂將移而用之。赤縣焉。

往者勿具論。自昨年德據膠州。山東一帶。如儲囊中。欲取則取。俄則以滿洲東三省劃爲分野。視若固有。英在總署。定楊子江沿岸不讓與他國之約。法於兩廣雲南亦然。嗚呼。禹域雖大。而瓜分豆剖。已露端倪。則二十一行省。四百餘州之天下。所餘幾何哉。際斯會也。我政府因循退縮。瞠乎列強之後。何其愚哉。夫我雖本無意垂涎大陸。而爲均勢東方。欲與歐洲諸雄國並駕齊驅。則豈得無所施其技耶。此我國與支那政府所以立福建不讓他國之約也。福建不讓他國之約。雖其程式或有可疑之處。而必須活用之。以伸張我邦之利權。如彼英法二國。其約言亦未盡妥協也。而皆活用之。以收大效矣。法所得之利權。爲築鐵道於雲南。旁自東京灣頭。達於廣西南甯。今在本國。發二億萬佛郎之鐵道公債者。亦爲保護所占之區域。防他國之覬覦也。英國見華俄銀行供給於蘆漢鐵道。謂其侵己之勢力分界也。乃倡抗議。與俄齟齬。而卒得以山海關北京既成之鐵路爲質。則不獨楊子江沿岸而已。在北清地方。亦得干涉之權焉。是英之對俄。不可概以讓步目之也。容閱承辦之津鎮鐵路。英國亦奪之。與德協商。謀設公司而供其資本焉。其相約曰。其線路之在山東省內者屬法。其入江蘇省而至鎮江者屬英。其他英在楊子江地方。於勢力分界內有所施爲。不一而足。如其內地河川之交通。長江三峽之上溯。暨沿江諸省及浙江省之釐金。歸其徵收云云。其樹立勢力。以預爲他日分據之地。可謂盡矣。而今來遊之白疊斯福卿。猶以爲未足。謂楊子江

畔之分界。未免虛浮。宜益確定之。其得隴復望蜀。眈眈之欲。可謂熾矣。

四

願我邦政府。雖曾立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而未見有所措置也。如臺灣與大陸之連絡如何。福建與他省要衝。如何而可開通。皆未聞朝廷內閣有所建議。是吾人所遺憾也。今夫臺灣福建連絡之海底電線。政府亦欲買入之。而既發問於議院矣。雖然。大北電報局之契約。猶未及期。以明治三十五年為期。即我光緒二十八年也。未能任我設電線於亞洲大陸及附近諸島之海底。是未如何之事也。我政府之於福建。方今未聞有所布置。而將有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者。則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之約是也。

該公司之股東。多是名臣舊家議員巨商為之。其勢極厚。必能任此大工程者。而其貸款條約。則以本年西歷四月十四日。駐美欽差伍廷芳與鮮智迦託在華盛頓府立之者也。據其約云。以九扣五分息。借金四百萬磅。即命技師勘查地段。得其復命。斯定興工之議。若不為辦。則願出罰金十萬元。聞十月中旬。紐約克急運委員會之技師巴孫士。任測量隊長。由金山起程。今已從事于查勘線路矣。

吾人知此測量隊之復命。必以為可也。何則。漢粵鐵路。所經湖南兩廣之地。在支那全域中。最為沃土。物產繁多。工商鼎盛。決不如彼漢蘆之路。蜿蜒北方之曠野。穿插蜀黍高果之間。而其收效尚淺也。又津鎮一路。雖有漕米運輸之利。而以此比之。猶出其右。然則此鐵道之

速求其成也必矣。則以三年爲期也。

而吾人之所最憂者。其條約第三條之所云也。曰美國之支那開發公司者。用最新之款式。築設自漢口至廣東之鐵路。若以爲有利時。則公司得延長此路于沿海。及與總辦協商之他處。夫自廣東連接香港。近如咫尺。固不待言。而此約文所謂沿海者。試繙支那圖而一覽之。卽了然矣。是豈非以福建爲沿海乎。何則。幹線以湖南廣東爲首。經江西而轉東。則惟有福建焉爾。且其所謂與總辦協商之他處。決非指廣東以南之地可知也。蓋已屬于法之勢力分界內。北海南甯之路。已爲其既得之權。接續龍州梧州而縱橫西江流域之線。彼亦已認爲藥籠中物。然則美公司將壞吾福建不讓他國之約。益無疑矣。十月之頃。忽得急電來。正言此事。而其後有內閣變動。議院開會。地祖增徵之事。邦人內訌不已。不遑外顧。雖然此之問題。必不可忘。速當未雨而綢繆也。

吾人於是有一策焉。我邦政府速致電于北京駐清公使。使請求總署。得福建省建築鐵路之權。以防美國之覬覦。美國之鮮智迦託。今勘查尙未卒事。幹線之設否。猶未決定。况福建之支線哉。當其計之未熟。我先出此以制其機。吾意美必無異議也。即或彼出而抗。我則將福建省在吾勢力分界之內。提出而訟之。何難之有。如但立不讓他國之約。而不得拱護。漫然任他國之敷設鐵路。則勢力分界之謂何也。吾人雖不能視福建省爲可與台灣分離而

漫不置意也。

若政府而肯爲措置。則將以福州爲中點。而設三支線路。中線經江西而入九江。南線經廈門而到香港廣州。北線經寧波杭州上海而至鎮江是也。鎮江者津鎮鐵道之終點也。寧波杭州上海之線路者。怡和洋行承辦之。本年五月十六日既經畫諾。若連絡此線路。則北與沂州濟南府天津北京。可遠相呼應。香港廣州者。將來漢粵鐵路。法屬東京鐵路。及英屬緬甸鐵路之集點也。南方欲此各地之流通。則此路最爲握要。九江者在長江之畔。位支那之中原。西亘漢口。接續沿江之諸府。英國以揚子江爲第二之尼羅河。欲支那中部及南部一帶之爲埃及。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甲午之役。我邦曾不得已而致二書于英。爲攻擊揚子江地方之約書。猶吾人之所記憶也。夫揚子江畔者。通商之要津。政治兵略上所必爭之地。不可使英國獨得而壟斷之。此吾人所以願出中枝于九江也。夫我政府爲此請求。列國必不介意。若政府而尙憚爲之。則於民間立一公司而任之。亦可也。雖或有溢欺人于權貴紳商之私囊。而爲伸我國權。亦何必惜此少數。即我今日財力未足。與築鐵路于大陸。而既享有此權利。則自足以斥攘他國。而保吾勢力分界之所應得者矣。

或曰支那宜以保全焉。或曰支那宜以瓜分焉。二說主張各有其據。予以權爲保全。乃得其當。潛心覆究。乃得二策。一曰自行保全。一曰賴人保全。就支那現勢而論。則自行保全不可施也。因無論矣。賴人保全。亦有分爲單助與復助之別焉。單助者。謂一強國自當其衝。以爲保障。復助者。謂二三強國立約聯盟。以支其殘局。本論之旨。即在較其利害。察其成否。以詳其歸着耳。

今試爲以單助策得其宜乎。茲有某一國。欲獨力以保全支那。其覬覦之國。直起而相反。固必然之理。勢不相下。競共耀兵。遂釀成禍機。亦未可預測焉。夫一國之立。所以保其邦家衛其生民。孰敢不顧邦家。赴外邦之危。以戾於保民之義哉。蓋獨務而欲扶持支那者。必有所需索以酬其勞。此時列強不無猜忌。是欲保全而却破保全者矣。論者或曰。嗚呼。是何言歟。我所以欲扶持支那。固出於一片俠心。不忍坐視其淪亡也。洵如是言誠美矣。然就現今外交之策而論之。固非通論也。縱今唱道於列國間。列國孰敢信之。蓋外信內險。乘弱攻昧。吞利削權。固數十年來支那所共見也。今忽唱此言。不獨列國不信之。支那亦必知其意之所在。縱我之至誠。一旦令其歡悅。然無如我實未能控擊列國。以阻遏其不可厭之慾也。由此觀之。日本一國。既不足以當其任。他國亦不能獨力以伸其所志。單助之策。則拙矣。勢不得不出於復助策。其復助策。亦有二焉。

一與支那同一利害之數國互通脈絡。均相呼應。以講保全之策。名之曰同盟擔保策。  
二不論同一利害否。凡與支那相關連之數國。悉共聯盟。以任保全之責。名之曰聯合擔保策。

同盟擔保策。則如何。試論之。

夫同盟擔保策者。西方列強中。均一利害於支那。有二派。一則英與美也。一則俄與法也。其餘列國。雖未盡明確。然一旦有急。則德與意可以聯於英美同盟。比利時可以合於俄法同盟。而如我日本。可謂向背未定。行動均任於其便也。

以俄法爲盟主者。欲瓜分支那者也。縱令未至瓜分。然至欲擴張權勢於支那。則其策皆同也。以英美爲盟主者。不喜他國之壟斷者也。即欲開支那全域以爲英美產貨一大市場者也。據此利害交錯之勢。以各相呼應。故同盟擔保之策所由起。而具有勝於單助策。可無疑義也。獨恐二者各據一方。以互圖其所利。彼利則此損。此福則彼禍也。故此而欲保全支那。則彼必起以反之。固必然之勢矣。二者相激。遂至互出於兵力。則其禍有更大於單助者也。夫濫張兵備之弊。二十年來。歐洲列國所共苦其過重。今若更激成此勢。則天下將不堪多事矣。

然同盟擔保策。是今內外人士。專意倡道。至如白疊斯福卿東遊與美國購買非獵賓。愈使

人想望策之可施予亦不敢謂該論爲不通也。然世人只知有同盟策而未聞有倡聯合擔保策者。今較輪之於同盟擔保策以察其利害亦必不徒然也。聯合擔保策則如何。又請論之。

予所謂聯合擔保策者。聯日英美俄德以爲一團。會商立約。以肩任保全支那之責。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來。英美法俄德相聯以保持土耳其者是也。今擬立聯合條約。其既如左。

一。凡支那邦域內列國再不得踰越其現情。不得伸張其權勢。詳解之。即如英法俄德均已曾得利權。今後即以此爲界。不得再行需索。

二。六國同任保全支那之責。既盟結後。若第三國不加而有干預其內政。或併吞其疆土者。則認爲開戰之端。

三。將來欲租支那之土地。或欲割讓其土地者。宜先預與聯合各國妥商。經其協定。方准施行。

四。將來支那若有聯合諸國中之一國。互釀紛議。以致破壞聯合條約之美意。則宜於本開戰前。求之聯合諸國以救解。聯合諸國亦有救解及肩任之權。

以上不過舉其大綱。至其細項各章。則如鋪設鐵路及練兵各件。至期會商。畢竟聯合條約亦預爲一榜樣耳。應如何臻其美善乎。試以前事證今事。如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在法京所



訂巴黎條約。其保全土耳其實二十餘年矣。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俄背約以伐土。英國出而阻遏之。俄國遂撤替斯的條約。將所侵疆域悉以還之於土國。是巴黎條約之效也。且聯合擔保策所以勝于同盟策者。在外交上分割支那於一方。以免混他各國事件。而易分辦焉。巴黎條約之保土耳其也。聯盟各國。其緣因各件。雖釀事頗多。然未禍及於土耳其也。試詳說之。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有奧意戰爭。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有普奧戰爭。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有普法戰爭。然而土耳其屬土無恙也。按今之伯林條約亦然。以其同是聯盟國也。然德奧意之於俄法。其所欲相扞格。而到土耳其則亦不敢滋事也。即現之克利士事件。並希土戰爭。亦可證矣。要之同盟者。齊其利權。則必與之對衡而立矣。譬之日英同盟。而俄法又同盟。則對衡均而利害亦均也。如英與俄法相扞格。則日本亦必被其波及焉。故我於此。難局不相交涉。是豈外交之策哉。想今提倡日英同盟者。其宗旨在於阻止俄法之銳進也。果然。則發議者之所志。亦聯合勝于同盟也。萬萬矣。論而至此。則聯合之策。其保者費力甚少。被保者獲益更倍于同盟策矣。蓋同盟者本萌于合利。被保者爲其利之役。固此必然之勢也。反之則聯合者非以利相結。而志在於公安。支那帝國。應亦擇可而行事。若至此。則清政府惟公平立約。蓋所以酬聯盟諸國扶持掖導之厚誼。亦不得已也。再詳論之。縱令一旦出於同盟策。然究其極。則應歸於聯合策也。徵之古今之事例。凡同盟之成。必在于危局既

迫之時。設令俄國開算于支那。與法相聯爲南北相挾之策。而日英同盟國與之交鋒擊退。俄法則其變局終如何。勢必有一中立國爲之調解。以開弭兵議會。則其結局又如何。料俄法撤其需索。而與日英及中立國共約。永不覬覦支那。變之變極之極。亦終歸于聯合擔保也。西諺曰。史即是轉而已。予每修外交史。未嘗不嘆此言爲至理也。既有保持土耳其四十年之事例。與分割支那案於一方。不使與他案相涉之便。總之再令一旦出于同盟策。亦終歸着于聯合策。事理必至。不俟識者而知也。

### 與中國志士書

### 東亞同文會報告

洋之東西。各殊人種。西人白而東人黃。西人優而東人劣。是則歐美之通論也。是以白而優者日驕。黃而劣者日縮。大勢滔滔。無所底止。然所謂歐美通論者。未可保其必無也。其言西人優而東人劣者。特以外形言之耳。外形易睹。或易以信。若夫優劣之別。豈易俄定哉。亞細亞洲有舊邦。曰支那。曰印度。然印度旣爲亡國矣。而支那猶在存亡之間。是無他。蓋昔爲人文發達之源。其國勢冠萬邦。今則後於西洋文化遠矣。未可以人種劣等論之。現今國於東洋。而與列強並角逐者。爲吾日本焉。日本原是一小國。其漸開文化。三十一年。特爲世界第一等國。以是觀之。東人豈所謂劣等哉。或有以優於西人矣。支邦衰弊之餘。今雖似不可與吾日本並論。雖然。彼亦非無長也。何也。曰精賣買。蓋爲世界第一。以此爭之。猶足與各人相

競焉。况加土地之大。產物之富乎。支那豈得論爲劣耶。若判東西之優劣者。當在後日。吾日本世界之一強國也。支那亦皆知利之民也。東洋未必失望也。雖然。知利之民。亦知有國家。然後足駕於人。若知財之可重。而不知國家之可重。則國之存亡。未知其何如。安可哉。支那自古至今。奉聖人之教。盡心忠孝。惡趨利忘國。苟推其心。以奮愛國之氣。教以文明。導以進取。則何嘗有不爲強國之理乎。願清國政府。今果何如。綱紀不舉。政令不行。各省有獨立之勢。中央無統一之權。欲不受外侮。曷可得也。請觀歐洲之東漸。乎滔滔川決。河或無能防之者。覆沒之難。且小圖夕。豈不可慨歎耶。西人外飾君子。內如鬼蜮。以利己爲主。排擊異己者。不遺餘力。曰黃人無伍。白人之權。曰東人之盛。則西人之害也。是亦何甚也。然則人種相爭。勢不得已。假令彼遂不言之。我亦將言之矣。蓋彼以文明自誇。亦非無理也。蓋其窮理之妙。器械之精。真奪天工。若以此爲文明。則彼實雄天下矣。勢力之所在。害亦生焉。罪亦歸焉。是天下之通患也。故曰爲後之開明者。不可以其故。并舍其美。天下無極善極長。况澆季之時乎。然取較善較長者。補我短。則智之事也。以是觀之。支那先不可不就事物。進其文明。曰電氣。曰汽機。曰鐵道。曰開礦。曰冶金。曰造兵。其他白般工作。足可以一洗國民之耳目。而一變從前之百弊。以近時氣運徵之。如有持此等事物。導誘人情。發揮衆心。然後進入政政可也。古昔彼爲政治者。皆諸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其敵也。營私利。縱私慾。無以愛國爲意者。欲

救濟之。莫若行立憲政治焉。立憲政治者。蓋係西人所草創。其初破萬戶之產。流兆民之血。費幾年月。僅得之。是以彼等因之以伸其權。東人摹倣之。或疑其果可行與否。蓋東西殊情。行於西洋者。未必可行於東洋也。昔日本之始行立憲政治也。人皆危其害多利少。然吾人民。能斟酌西法。能調和我舊俗。上下勵精。無滯滯也。支那人民。元來順良而重上。是以爲之上者。不借訓令之煩。而能化其下。志士仁人。苟用心於此。則行政治。進開明。非難事也。廿七年日清之役。清軍連戰連敗。遂海無一艦。陸無一兵。而吾日本每戰有功。意氣軒昂。列國大懼。遂至嫉妬之。自此以後。支那國運日傾。要港緊地。委人鎖鑰。無以爭之。殆將爲西人縱慾之餌也。吾日本雖被嫉妬之害。然國運日盛。武威大揚。彼沈淪而我勃興。一低一昂。東洋之和殆將破矣。吁。起日清之役者。爲破東洋之和乎。曰。何必然。實欲扶植東洋也。然事與心違。其計未就緒。而早既有唇齒之虞。論日清之役。欲不長太息得乎。然此機此會。亦天意之妙存焉。盛衰有因。知其因而察可昌之理。猛省勇進。則雖鬼神不能害之。況諸外國乎。頃察支那之現狀。似人民之意嚮少改者。蓋欲悔過遷善。奮完軍備。知其頑陋迂濶。乃學文明之政治。知其強而知所以敬之。知其智而知所以學之。彼練軍數千。能模西式。欲再造福建諸艦隊。罷科舉之法。設經濟特科。以獎勵實學。見列強之富力。則悟自尊之非。識己之愚。則欲學西人之智。嚮日觀我練軍於西海之野也。募生徒百人。欲留學于我。頃日逢沙市之變。

也。爲日本警察顧問僱聘。以上皆官府之事。而所關稍大者也。至民間之事。雖未甚顯。有滔滔暗流激宕之勢。有先覺之士。倡孔教。和以西洋之文明。集弟子數千。弟子散遊四方。皆補世道。新聞雜誌。又將日益多焉。上海有時務報。天津有國聞報。皆以氣概聞。又遠遊外國。發雜誌。建學舍。盛說文明。以教其子弟。是皆民間有爲之士。此外或匿於山野。或伍於商賈。不顯於世者。亦必多矣。然一掬之水。不能起大海之波濤。支那之太國也。數十有爲之士。未必足爲多也。況其獨立不能統一乎。若捐小異就大同。則希足以改世之風潮乎。數十有爲之士。豈不知之耶。知而不能行。必有故也。人各異其心。假令彼等皆欲救國治民者。其所企畫各異。或東或西。或緩或急。要之所赴皆美也。然其行道各殊。其途自東者。逢自西者。互不相識。緩者以急者爲相害。是無一主意以爲之準者。不若揭一事實。以呼號天下也。其如事實。適切時宜。則益善。萬一不適時宜。亦必不妨。蓋自此天下之大運動。可得就其緒矣。

余視支那現狀。知改革之不可不急也。所謂病入膏肓者。苟欲療之。豈偷安姑息所能爲力耶。改革須究其根。非仰而衝天。俯而撼地。以震動四海。曷能見世道之一新哉。然殊有不可不加意者。此爲西勢東壓。西勢東漸。猶洪水蟻穴。且入之。若支那有亂民起。則勢四迫。至不可復如何也。昔者支那者。自以中國以外無天地。今則不然。特東洋之一邦土耳其。東洋者世界之東洋也。支那之盛衰。直係世界之利害。故其國之興亡。有不可坐視者。況其無自主之

實乎。自今列強之干涉起矣。干涉非支那之幸事也。然無自主之實。豈遂能得拒之耶。不能拒之。則不若利用之也。夫支那欲求其與國於東洋。則唯有一日本國耳。然支那不足爲與國者。其他東洋諸邦多然。爲日本者豈可晏然自安耶。強欲結同盟。其如爲我累何。我蒙其累。猶可矣。然東洋非東洋人之東洋。扶植東洋者。非日本獨力之可能也。我亦不可不求同盟於西歐。而西歐與我同利害者。獨爲英國。英與露同爲大國。而並有大關係於支那者也。故與其一同盟。皆足爲其大。然至其大利害。有大異其趣者。露之所以爲大國者。依一連廣袤之地。欲恣無厭之慾。以得東亞爲有大利。以扶植東洋自任者。安得與之同盟。以買其禍耶。獨英之所以爲大國者。在殖民地。而其地隔本國甚遠。統御之術。實其所苦心也。故爲英國今日之計者。在統一殖民地。而不在擴大領土。英有大關係於支那者。在通商貿易之利。不在併吞也。是非所以恃可爲我同盟乎。欲改革支那者。宜留意於此。若日英得相結。以改革支那。則足以制大勢矣。果如此露勢。亦不能拒其業。而繼露窺窺支那爲法德。法常窺其南。德伺其東。法欲事干涉取南也。可以英制之。露欲乘機掠其北。非我誰當之。若果日英同盟。德國豈足憂耶。是余所以爲是言者。欲利其嫉妬窺窺。而互相牽制也。旣欲利其干涉。以制之。宜慎處之。不可輕爲也。請見彼足以自主獨立誇者。亦輒爲他所干涉。況於不得自主獨立乎。故不別所可恃者。與不可恃者。力不可生贊。而與藉口于彼。若列強扞格支吾之。

間能遂改革之業。爲上策。依二三國而斥二三國。以能成改革之業。爲中策。爲列強所干涉。此爲下策。其爲上者。今勢不可行。至中策者。或得以行之。中猶不能。乃支那四分五裂。既失東洋之大半矣。夫策近交遠攻。豈啻俄行改革之謂耶。以平和漸進行之。宜有此慮。已有此慮。假今支那之改革。有嬰急者。遂不容其輕舉妄動。是志士之所日夜焦慮也。余所以唱志士之大合同者。亦是也。而欲促志士之大合同。無若揭一實事以示之。若明舉一實事。則天下之耳目皆向之。誠意之所至。必捨小異合大同。猶取大綱衆目皆舉也。若夫至其實事。非模稜曖昧之言也。待他日言之。今特揭志士合同。以希大方君子贊助耳。

## 興清論

## 東亞時論

廢者興。興者亡。存者滅。衰者盛。塞者通。得者失。天下之勢。其久者必有變矣。以清之大國。猶不免。是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有爲之士。忠義之臣。能就其勢而求所以可濟之道。則庶夫其可矣。方今天下分離。強邦割據。欲戰而不戰。欲和而不利。戰和間。兵備益張。兆民不知所安。宛似春秋七雄之爭競。以俄比秦。以英比楚。清則韓魏中原之衝路也。蓋清之存亡。關乎天下之大局。昔阿非利加之地。沃野千里。久爲列國爭土。其利益至今殆殫焉。印度爲英所據。暹羅爲法所逼。極北爲俄所奪。天下無餘壤者久矣。清則位於天下之中。享山河之利。民戶幾億兆萬。廣袤幾千萬里。而欲無人之覬覦也。得哉。據之者興。割之者振。併之者富。

號令於天下。則其四面受敵。八方肉薄者。亦不足怪也。泰西諸國。以俄爲最雄鷲。狼睨豺視。亦固其所。而清實與之鄰。家國之不幸。有大於此者乎。俄奉其先人遺法。常以吞併爲國是。如侵新疆。界滿洲。狼子野心。不過僅見端倪。然其陰謀秘計。更有可懼者。至奪旅順。掠大連。則東下勢成矣。東下之勢既成。而與法左右相提。北自渤海。窺燕京。南自滇粵。圖長江。定首尾呼應之計。既精且熟。其大志豈不在禹域之帝冠哉。是四億萬人民。所宜同憂共憤者。且不獨清國之鉅害。抑亦東方之大患也。僕不肖。以賤劣之身。欲有所言。蓋清日兩邦。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勢故也。

清國者。天下之大邦也。昔者久稱天下之強。近則漸成積弱之勢。蓋其政令之不修者多矣。若修其政令。安知不能變弱爲強哉。域內民生四億兆。既與泰西之總戶口相匹敵。其封疆約四百萬英方里。亦何讓於歐洲乎。國之本者民也。民之本者財也。財之本在於土地矣。閩粵之險。江河之濱。禾穀穰穰。絹綿陳陳者。運出配給於全世界。而猶綽綽有餘裕。與彼日夜營營。謀取補給於他邦者。既不相侔。以富較之。以民比之。則清之優而洋之劣。可知已。今乃財賦在於此。而營運不在於此。民衆在於此。而振勢不在於此。是獨何哉。蓋由官府不知所以爲治之道。民生不知所以適從之法。徒使碧眼紅髯等輩。乘我積弱之勢。而逞其洊食之。豈不可歎哉。



大皇帝者。四百洲之大皇帝也。非一朝之可得而私也。帝位者。中國之帝位也。非一人之可得而據也。清帝之即位。非天之所以獨厚於清朝也。清朝之先。實有其德故也。失民心者。失天惠。無民望者。違天意。清帝之所以能繼承其位者。天惠之尚存。民心之未去故也。唯憾邇來事勢日非。廟算屢誤。定邦安民之策。殊無所出。而清國政府。其頑固依然舊態也。豈非憂國之士。所可推天意而量民心耶。然潛考所以應天意順人心之道。其在遷都之舉歟。夫滿蒙人之寄食于中國也久矣。以愚魯之資。而居三公之貴者。有焉。利祿榮身。玉帛養親者。有焉。出將入相。門客滿堂者。有焉。而皆取給於中國之租稅。無一事有功社稷。而其福已極。無復遺憾於人間矣。是以心氣朽腐。進取之力發憤之概。無足見者。妄自曲辨。強斥泰西之美技。不欲舍短取長。因循固陋。混沌沌處之晏如。中國勤勉之士。欲與之圖日新之業。不亦難乎。有策於此。遷大皇帝於江南。以武昌爲新都。爰建宮闕。布令於各省。以奠一統萬世之基。則一代之人心。豁然有所啓發。乃乘其機。敷布教化。爲文明之礎。屯田練兵。以圖富強。爲本。中國於是可復先王之中國。清朝於是可復先王之朝廷。生民於是可復先王之生民。時局至此。彼當國大臣。雖冥頑不靈。無所以施其技也。然則遷都之利。豈獨新民心而已哉。一可以制舊黨。二可以避兇俄。三可以握天下之要。四可以弘帝王之德。五可以占交通之利。六可以新教化之原。七可以齊天下之民心。八可以絕滿漢之界限。九可以安宗廟社稷。十